鍾惺集/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九 ◄

鐘惺集
卷二十

► 卷二十一

卷二十·序又二（詩文集二）

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

先生有先生之人，不得以詩人、文人待之。選其詩文，不得不以詩人、文人待之也。先生沒，惺於先生詩文逸於集外者，心誠求之，不遺餘力。乃集中所存，反有毅然去之、不謀於人者，蓋猶以詩人、文人待先生也。

至其全出於志氣之中，而散處於筆墨之間者，則先生所嘗自云「不泥古學，不蹈前良，自然之性，一往奔詣」。其識力卓而突，能超世；其才力大而沈鷙，能維世；其膽力堅忍而神，能持世；其骨力重而不軟媚，能振世。其氣宇閑，而其肝腸熱；其心在眉睫，而其舌在肺腑。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，悠悠忽忽、疏疏落落然流於詩文者，一集有之，一篇有之，一句有之。雖己之筆與腕，不能留之使不往，而隔之使不相通者。是何物也？非詩文也，而其人也。

董崇相詩序

古詩人曰「風人」。「風」之為言，無意也。性情所至，作者不自知其工，詩已傳於後，而姓氏或不著焉。今詩人皆文人也。文人為詩，則欲有詩之名。欲有詩之名，則其詩不得不求工者，勢也。詩而工矣，世亦何難以名予之？然世所號一代名家，始皆就其習之

所近、意之所趨與其所矯以為詩，其氣魄聲援，皆足以怵一代之人予之名而後已。今讀其詩何如哉？虛懷自審，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？

然其間亦有一二先達，暗然不使世知其為詩者，今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真聲元氣，而足以服讀者之心。何也？愚以為名無損益於詩，而盛名之下，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為之不虛而力為之不實，見詩出而名隨之，是則詩而已矣。其意常以名之所止，為詩之所止。彼暗然不使世知其為詩者，常欲使吾之詩有餘於其名；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，又若有餘於其詩。如是而求詩之不工，不可得也。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為詩者所以至不至之故，皆不出此。

閩有董崇相先生者，其人樸心而慧識，古貌而深情。所為詩似其為人，非惟不使人知，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。庚戌予始讀而選之，見其力之至，巧之中。蓋獨勝者過於同能，而兼長者遜其專詣。公亦知予不妄，而詩始有集。丙辰，始征予序，而猶不欲使有聞於世。蓋其深心純氣，如偏師探穴，銜枚宵征，業已過之，猶自以為不及，獨往不已。寧使詩至而名不能我追，勿使名至而詩追之者也。

吾友蔡敬夫亦名人，其詩其人皆似公。吾輩為詩，不能有名於世則已，幸而有名於世，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其人者，為之深省內愧焉，於以虛其心而實其力，其亦可也。

黃貞父白門集序

自白門以往之吳越，其清深柔淡之氣蓄泄於山水者故自不乏，而予獨以為可遊可止，無逾於白門者。然予實未嘗親至吳越，討其山水之為清深柔淡者與此何若也。亦自謂人情私於所至所見，而不能達於所不至所不見也云爾。及觀吳越人之遊白門，與夫遊而不欲去，乃有甚於予者，而後知予非苟私於所至所見而已也。

武林黃貞父先生，淵通淨遠，世之所謂有道人也。其意思所在，常落落然山水文章之外，而其胸中一往悠然穆然、莫測其際者，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之。以若人而不使之作熱官，據近地，獨得偃仰於金陵曹署，仕隱吏仙，天人之間若有所私於貞父者焉。

貞父平生遊止皆有集，至白門而獨妙，不可謂非白門山水為之。然使其胸中一作炎冷遠近之想，則雖日置身秦淮、蔣陵中，而其心目已有如不見，且不欲見者矣。古今真有山水之癖者，必曰謝康樂。然予嘗誦其「遭物悼遷斥」之句，則其棲尋寄托，人見以為有

衝情奇趣，而其中之不可知不可言者，固已不少矣。貞父之集，妙於白門，非白門山水為之，而貞父為之。故曰：貞父有道人也。

貞父自檢諸集，獨以其在白門者委予為序，似若有所私於予者：非謂予能知其《白門集》之妙也，知予之有私於白門而欲遊且止於斯也。

潘無隱集序

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，與予定交。歸而自喜，報予書曰：「始聞客云，鍾子，冷人也，不可近。」噫！誠有之，然亦有故。

夫坐通都大邑，聽四方之士來見，見者無人而不妙也，人無言而不妙也。舉士所以求見，與吾所以見士之意，俱不出於名而止。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於古人。今之所謂熱者，如是而已。予則不敢。士之求見者，雖其人有才，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塞其求見之心；雖其人已有名矣，不使之盡其才以達於古人不已。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，而以古人待之也。然其跡似欲以吾之說絀其才，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，士滋不悅。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。以故吾於士寧有所不見，見者寧有所不言，甘為冷、為不可近而不悔者也。然不可以是而料天下士也，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，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啖名之人，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。

潘無隱，吳中少年才士也，好學深思，業已友天下長者，有重名，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。予讀其詩賦，蓋博取而厚出之。然無隱若不自得，而有所更請於予，予亦若有數言而數止者。兩人相視，莫知其故。適案上有譚友夏《寒河集》，無隱取而誦之，遂袖以歸。讀之累日夜，乃為詩投友夏及予，各二章，與其集中所存，似有別開一境者。且曰：「從此以往，願更心易慮。」予不勝驚喜，恍然悟「更心易慮」四字，即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於予，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，皆是物也。然使予千萬言而得之無隱，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！

夫千佛立亡坐化，不過一轉耳。伯牙之學琴於成連也，從成連東海之上，聞海水汩沒，山林窅冥，群鳥悲號，仰天歎曰：「先生將移我情！」此以悲而轉者也。趙烈侯數問相國歌者之田，相國佯應之，已而進牛畜、荀欣、徐越三人。居久之，烈侯逌然使使謂相國曰：「歌者之田且止。」此以喜而轉者也。今將以友夏為無隱之牛畜、荀欣、徐越乎？而以《寒河》為海水、山林、群鳥乎？然則無隱之所見者，乃友夏也，非冷不可近之鍾

子也。友夏者，今之能盡其才而真自達於古人者也。予以古人待無隱，故喜無隱之得見之。不然，以無隱才，好學深思，業已友天下長者，有重名，奚取於二子者而見之哉？若無隱者，確然以古人自待，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啖名之人，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者也。

潘稚恭詩序

予己酉客白門，已識潘稚恭詩。癸丑舟泊江上，有持刺逆予而舟已發者，稚恭也。丙辰與稚恭相見於廣陵，又過真州訪之於其家。客白門五載，無歲不相見。是其勢宜皆得序稚恭詩，而皆未有間也。今年庚申，稚恭且之燕，始征予序。值予病，然予病未嘗不序人詩也。

稚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長者，序稚恭詩，憂近時詩道之衰，歷舉當代名碩，而曰「近得竟陵一脈，情深宛至，力追正始」。「竟陵」不知所指，或曰：鍾子，竟陵人也。予始逡巡踧踖，舌撟而不能舉。近相知中有擬鍾伯敬體者，予聞而省愆者至今。何則？物之有跡者必敝，有名者必窮。昔北地、信陽、歷下、弇州，近之公安諸君子，所以不數傳而遺議生者，以其有北地、信陽、歷下、公安之目，而諸君子戀之不能舍也。夫言出於愛我譽我者之口，無心而易於警人，傳之或遂為口實，元長之論是也。煩稚恭語元長，請為削此竟陵之名與跡，予序子詩以報子。稚恭許諾。

序曰：夫詩必有資，取精用物之謂也。稚恭生新安，居於真州。真州為燕、齊、吳、越、甌、閩、楚、蜀孔道，不患於谘訪之無處。上及台閣，下至韋布，至皆如歸，不患於酬唱之無人。自新安山水以及三吳、兩浙、八閩之巨麗，杖履無所不到，不患於助發之無地。家有藏書，圖史百城，不患於聞見之不博。歌兒舞榭，旅進射代，不患於意興之不酣。而稚恭以少年奇逸，發聲成均，視一第如掇，困頓不偶，有以泄其抑鬱不平之氣。有兒能讀父書，將大其門，有以暢其約結未了之懷。留心邊防、漕務、鹽鐵，講究已非一日，有以助其感慨憂時之情。凡此者，皆天與人所以交資稚恭，而使其詩不得不工者也。

吾願稚恭富有日新，挫名匿跡，默遊於廣大清明之域而不知。如今之《嘉樹林》，則稚恭之《嘉樹林》，不曰新安、真州也；《橫山社》，則稚恭之《橫山社》，不曰新安、真州也；《燕遊草》，則稚恭之《燕遊草》，不曰新安、真州也。予以一帙從稚恭後，請告元長，為削竟陵之名與跡，而日孳孳焉。稚恭許諾。

徐元歎詩序

惺論詩，人罪其苛，苛於今，亦苛於古，此物論也。詩之所必可，而吾必以為不可，斯之謂苛。夫詩之所必可，而吾必以為不可，彼之可者自在，不恕於己而無損於人，惺雖愚不為也。惺論詩亦求其可而已。唯是惺之所不敢遽以為可者，乃世之所謂可而非詩之所必可者也，此苛之罪所由來耳。

予讀人詩，雖一字一句之妙，師之友之，愛之敬之，必誠必信；乃亦有妙至於一篇一部，而予猶覺未滿誌者。理數機候，人問予，予自問，皆莫能知。深思力求，俟其時之自至、故之自明而已。

予讀元歎詩，不必指其妙處何在，但覺一部亦滿，一篇亦滿，一句亦滿，一字亦滿。滿者，即可之義也。予苛於今，亦苛於古，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歎。元歎今年三十耳，其後未可量，得此豈不自畫乎？予於今古人無所不苛，而獨以一可字畫元歎，予亦何讎於元歎哉！

去歲，友人范長倩曾示元歎詩，亟稱其才情風華之美，而予惜其太俊，不敢遽以為可。今未逾年而予言如是。元歎，一人之身耳，予何前刻而後寬也？其故可思也。

孫曇生詩序

錫山孫曇生茂才者，少宰柏潭先生塚嗣，而吾師鄒彥吉先生之婿也。生有用世之志，涉世之術，又有出世之識，而粹然一出於學。其藏書富而精，與吾友趙玄度並稱。予過錫山，不及見其人、聞其言。讀彥吉先生所為誌銘者，即其人也；其子出其所為詩乞予序者，即其言也。

鍾子持其詩讀之，作止徘徊，往返吳越舟中始竟。竟而歎曰：古人有言，「人不可以無年」，年者，能待人者也。故人之年，即人之福也。待人而觀其子孫爵祿之成者，其為福也俗而短；待人而觀其文章器業之成者，其為福也清而長。人之無子孫、無爵祿，而獨有年，年而得待其文章器業之成者，俗人之所謂窮，君子之所謂福也。曇生年三十二而卒，可謂無年矣。然予讀其詩，私謂曇生可謂無年，而要不可謂無成。

其說曰：人之為詩，所入不同，而其所成亦異。從名入、才入、興入者，心躁而氣浮。

躁之就平，浮之就實，待年而成者也。從學入者，心平而氣實。平之不復躁，實之不復浮，不待年而成者也。待年而成者，年未至而詩聽之，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，而如此則不可止者也。不待年而成者，年未至而詩及之，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，而如此亦可止者也。曇生用世之志，涉世之術，出世之識，一無所見，而一見於詩。其融會鑒裁，又無年足以待之，宜其躁者之不能遽平，浮者之不能遽實。然就其意之所之，境之所會，機之所流，無借無強、無離無竭者，從學入也。學之所至，足以持其名、其才、其興，而名與才與興不能自持，故其所成異也。年之為人福也，為其能待人有成耳。如曇生之文章器業，不待年而成，則其無年，庸詎可謂之無福乎？

予長曇生一歲，束發為詩文，今老矣。獨有一子肆夏，端慧精勤，可托以世業，十六歲而殤。記其彌留之際，忍淚執予手，曰：「大人名位尊養無所藉兒，獨一生詩文心力，兒能存而守之。」今見曇生二子表其父之詩而乞予序，予雖老而不死，詩固未必其有成，然感念亡兒，若在初沒。予之讀曇生詩，作止徘徊，往返吳越舟中而後竟，竟而歎焉，有以也。

南州草序

昔人謂文章「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」，此合體用、兼華實之言。惜今人於所謂立言不朽者，直以詞賦之言當之。無論視立言為浮且淺，適使簿書俗吏薄視文士為無用，則此語為之。此不講於「經國」二字之義也。然謂文士為無用，而欲專以無文矯之，此亦不足以服文士之心。愚以為文不同，有知其不可見於事，而姑托之言者；有不甘徒托之言，且欲見諸事，而卒以空言終者。凡此皆文士之文，不足道也。世不有已見於事，又能出之為言，意所已及，手能追之，足所既至，口能道之，真至暢達，按之有緒，讀之成章，使天下謂用世者不必不文，而能文者不必不能用世。欲求其人以實之，而未易言也。

南京兆徐德夫先生者，今之經國人也。成進士，兩為令，有兩為令之事，因而有兩為令之文。已為南功，典內計，稱平而核，有考功之事，因而有考功之文。晉光祿少卿，有光祿之事，因而有光祿之文。其體為公移，為奏疏，為書牘；其流為序，為記，為銘，為諸雜著，而統名曰《南州草》者，姑從其姓以為集也。愚誦之數過，而始得其概。原本舊章，錯綜時宜，大都一事之起，必有所歸；一語之駁，必有所救。不敢目之為文，而要不可謂之非文。既已謂之文矣，而終不敢直以為文。

愚嘗謂文莫盛於漢，漢有兩司馬，今概以文人目之。若長卿之文，吾所直以為文者也。至於子長之史，論《河渠》、《天官》、《封禪》，以及春秋戰國之用兵，衛、霍、李廣之禦虜，本末原委，今之職其官、當其事者，有能言之親切著明如此者乎？今概以其文讀之。其最枉者，《平準》一書言財賦，而一代世變人情、紀綱風俗，相因相反之故，略具其中。大意言漢武之生財，鬻爵、鬻獄而不效，鑄錢、制幣而不效，酎金、勸輸而不效，以至平準已行而猶不效。乃以《貨殖》一傳收之，論地利、物情、人事如指掌，若曰「生財之道，在此而不在彼也」云爾。此正一事之始，必有所歸，一語之駁，必有所救者也。乃謂家貧不能贖腐刑，而致羨於富厚也，豈不謬哉！

大抵古人之文，或未有其事而先言之，或已有其事而後言之，然未有可托之言而不可見之事者。若徐公之文，正所謂以經國之大業，為不朽之盛事。予之序其文，亦以使人知既見於事，又能托之言，天下猶有此一種之人與此一種之文，於以紓經世者之氣，而服文士之心，結俗吏之舌也。

夫文錦以飾婢，工於嫁婢而拙於嫁女；金錯以飾櫝，明於售櫝而暗於售珠。若夫女如尹、吉，何妒於文錦之婢；珠如隋、卞，何妨於金錯之櫝哉！然則公之文止此乎？未也。公之事聽於官，其文聽於事。公為京兆，有京兆之事，自有京兆之文。國家多故，向用方新，由是而之焉，居是官則有是事，有是事則有是文，公之文蓋未有已也。

程惟德詩序

吾邑中，夫人而為詩也，猶粵之颿、燕之函、秦之廬、胡之弓車也。予是以不敢為異，而不能不為詩，非真能詩也。非真能詩而不能不為詩，則當其意滿才窮，嘗有時乎不為詩，雖邑中人或亦不罪予異。

程惟德之於詩，無時而不為者也。甲寅，惟德以予官於北，持其詩，陸行三千里而訪予，不知予先已奉使而南矣，若相避焉。今年辛酉，予官於南，惟德又持其詩，舟行二千里而南，予不能避也。然予以病後不敢為詩矣，又若相避焉。予雖不避惟德，而其跡疑於避詩。何者？以不能詩之人，特以不敢為異之故，起而為詩；則其於詩也，福德不厚，機緣不深，宜其時與地之相左也。

惟德之未至白門也，譚友夏為之致書於予曰：「惟德詩可愛，其人可敬，君又得一徐元歎矣。」徐元歎者，吳人徐波，予己未遊吳，所特許其詩，序之而使有詩名者也。惟德

胸中挾一徐元歎以來，謂予之必序其詩，不知此二年前事也。士隔三日，時勢興願，為之一變，況二年乎！即友夏此語，似猶未知予之有時乎不為詩也。

且非獨予不為詩而已也。去年予弟恮死，其秋予病亦幾死，元歎遺予書，以生死事大，戒予為詩，而勉予學道，其言絕痛。元歎，忠恕人也，戒予為詩，必以身先之。元歎之不為詩也必矣，而予又安能序元歎詩乎？孟子曰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。」予故於惟德一人之詩，自恨其福德機緣之巧於相左，而不能不愛其詩、敬其人，是以又為之序也。

留台奏議序〈（代）〉

《留台奏議》者，緝庚戌谘中所選南台諸臣奏議之言也。故事，推台班長者一人序之。某以次當作序，不能辭。拜手陳言曰：

某於今庚戌谘中留台奏議，而重有感於言路之際也。國家之有兩都，如周鎬與洛，其設亦不能有所軒輊，而言官尤重焉。舊例隨缺隨選，隨選隨俞，隨就列。自神祖末年，鄭重遲回，幾與大僚等。庚戌之選，至壬子始得旨。不知者曰：「上實有所疑。」知者曰：「上實重此官，而用之如不得已。」夫疑之與重之，九天之上，九淵之內，非臣子之所敢妄臆也。抑聞事君者曰：「自靖自獻。」上有所疑而下不敢先不自信，上有所重而下不敢先自輕，此自靖自獻之道，孔子之所謂「勿欺而犯」者也。

顧在留台，難言之矣。留都與燕京並稱，其於春明門外，猶然天涯也。匪惟九閽之視聽最高，有所不能下周；而諸臣之耳目漸遠，亦有所不能盡確。地有京都之名，而形近於省會；官有近臣之責，而勢疑於外吏。即「風聞言事」，乃明主所以廣言路，及傍人所以諒言官。彼身當乎此者，其胸中口中豈可全恃此四字哉？

今觀庚戌谘中之在留台者若而人，其人若而年，其言若而篇，近自宮府，遠及封疆，人品之賢奸，政事之修廢，言人人殊。其間水火之相濟，而琴瑟之互調，本之以自信之心，而出之以不敢自輕之品，自不可掩於筆舌之中，而或可得於語言之外。苦心深計，諸臣不敢自言，必有能鑒之者。

雖然，為台臣難，為留都之台臣難；為留都之台臣難，為庚戌以後十餘年留都之台臣尤難。故某於序《留都奏議》而重有感也。

陪郎草序

《陪郎草》者，同年魏定如自題其作陪郎時草也。鍾子序之曰：夫詩，道性情者也。發而為言，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，非謂其事之所不可無，而必欲有言也。以為事之所不可無，而必欲有言者，聲譽之言也。不得已而有言，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，性情之言也。今天下無人不詩矣。即自予有知以來，郡邑中不為詩者幾人哉？定如於其時，退然不與人爭，默然若有所待。及向之為詩者興盡而返，屬厭而自止，定如且成進士、作令，而陪都儀部郎。予適止其地。山水之清麗，花月之綽約，賓朋之婉孌，幽獨之閑適，予鮮不與定如俱，而詩隨之。始予言詩，定如虛心相聽。及定如一語之獲，一境之會，而予自愧其言之無當也。

夫詩，以靜好柔厚為教者也。今以為氣不豪、語不俊，不可以為詩。予雖勉為豪、學為俊，而性不可化，以故詩終不能工。定如，恬樸人也。於世所謂豪與俊之義，皆不相近，而定如詩獨工。世固有不必豪、不必俊，而能工詩者，吾請以定如實之。非獨如此而已，豪則喧，俊則薄；喧不如靜，薄不如厚。定如之詩，所以合於靜與厚者，正以其不豪不俊也。

今之言詩者，始以為事之所不可無，無故而詩以之興；終詘於心之所未必有，無故而詩以之自廢。其興其廢，不出於性情而出於聲譽，於詩何與哉！定如之退然默然也，其詩固久已足於中；其出而為詩，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而已。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，固未有盡而返、屬厭而自止之時也。予與定如同里，矢相與以詩老，肯聽定如之盡而返、屬厭而止哉！然則定如之詩，未可以《陪郎草》量也。其曰《陪郎草》者，自題其作陪郎時草也。

〈（沈刻《隱秀軒集・文戾集・序又二》止此）〉

荔枝詠小引

夫有絕世佳人於此，吾生不得與之同其地，接其人，襲其蘭蕙之香，餐其醇醪之味，睹其冰雪之容、雲霞之服。有妙於言者，舉其形神而寫之，筆舌之間，縹眇遠近，如昔人所謂詩中畫者，對之已如身至其地而接其人矣。幸而又身至其地，接其人，並其人之香、之味、之容服，皆得而領略之，則其言之妙遂可廢乎？余以為惟身至其地接其人者，乃益知其言之妙，而不能忘情於其言也。

閩中荔枝，其香味容服，所謂絕世佳人也。予楚人，生平向往之仙仙乎不勝蕊珠群玉之思。今年以督學至閩，當荔子纂纂之日，適有延津之役，不得乘果下馬，攀條折枝，采華茹實，食不能過二三顆輒罷。或戲予遙聞聲而相思，日近前而不御；而予竊自比阮嗣宗之好鄰女，終無所私，或深於好者也。至於篇章題詠，贈之以言，則老學究之不暇為風雅，固矣。憲長吾鄉杜仲實先生，獨能以公餘之日為七言律三十首紀之。

夫詠物之妙無如少陵，然律能為五言而不必七言；近日王元美能為七言，而不能至數首，未有屬詞庀材巨麗精切如公者。蓋舉荔子之香味容服，遠體遠神，一一傳之於詩，如寫照然。何者？公蓋接其人，故言之獨妙；而予幸身至其地，或始知其言之妙也。

異時公開府八閩，彼南國佳人即公故知。而予持公詩他往，蓋無歲不至其地，無處不接其人。乃知一騎紅塵，崎嶇險遠，劣得妃子一開口，而色香精神已失之甚遠者，何其計之勞且拙也！

江夏紀事小引

予同年徐子卿，精神文采，照映一世。才鋒面面，而土木形骸，乍見如漁樵人從山澤間出。慈心熱腸，栩栩然躍出於眉宇，而戟髯電目，音吐如鍾。雄豁開爽，破盡樊籬，而執身如處女戒僧，皎如冰霜。蹶蹶瞿瞿，似陶公之憂勤，而風流絕世，西門之柳，南樓之床，超然高寄。世以為賢者不可測，而予一言以蔽之，曰誠而已。

初，以進士為上海令。同年中私計：為令莫良於子卿，亦莫亨於子卿。然年餘以漕事被劾，謫官楚之藩幕，署江夏事。未幾為真。予以使事便道歸江上，子卿扁舟迎訪，意氣安閑。語予曰：「吾不稍蹶於上海，終身不知作官。夫天下事固非一往書生習氣所能任，彼劾我者，成我者也。微子不信吾言之誠，故吾以告子。」予私服之，畏之愧之，此學道經世人也。秩滿，稍遷為水部郎，以艱歸。家居數年，出補兵部，蓋十餘年矣。手書《江夏紀事》萬餘言，寄其楚之門人龍夢先朗伯諸君。心血焦腑，文字中和盤托出。楚人士受刻之。其文淹核篤摯，如太史公《河渠》《平準》二書及《貨殖傳》。嘗謂史遷有經世才，而不得試為吏；龔、黃、卓、魯，吏治彬彬，而不足於文，不能自書其事。若子卿者，可謂兼之。然皆江夏一邑事，且去今十餘年矣。

夫古之巨公偉人，有剔歷中外數十年，而意滿於筮仕之一官；即其作一官，馳驅鞅掌，

靡事不為，而不能忘情於官之一事。夫此一官一事，世或以為其人之美不必在是，而心獨信之。心獨信之而其他不能奪焉者，不自欺也。不自欺之謂誠。吾所以知子卿者如是而已矣。

〈（以上二篇錄自《鍾伯敬先生遺稿》卷二）〉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